

## 四月，你好

廖娟

满心雀跃地迎来了春姑娘，又惊喜不已地送走了桃花雪，期待许久的四月，终于在春风里向我们翩翩走来，像阔别重逢的友人如约而至，笑意盈盈、徐徐而立，我多想欣喜地冲上前与你拥抱，然后轻轻在你耳畔道一声：“四月，你好！”

想念你，四月，为了这份期待，我忘记了料峭的春寒，忘记封存漫漫严冬里的瑟缩和慵懒，忘记了那些在艰难中守望的过往。只记得，温暖而明亮的你，俏生生立在我的眼前，你挥一挥衣袖，万物展露了新颜，山河更换了新妆。你瞧，这一下，人活了，看什么都是满眼的新鲜，树活了，花活了，解冻的河水哗啦啦唱起了春天的欢歌，柳树冒出了娇嫩的鹅黄，桃花、杏花、樱花、梨花纷纷探出深藏的头，露出娇羞的面庞，在阳光下、在

春风里摇曳生姿，为这个季节增添了无穷无尽的魅力。

喜欢你，四月。不仅因为你是季节的宠儿，不仅因为你是林徽因笔下灵动多姿的最美人间四月天，而是你总能带给人温馨的怀念，多彩的梦幻，以及对未来、对生活永不凋谢的美好期盼。

走在四月，走在春末的时光里，只需舒眉一展，眼瞬间便有了明媚的妖娆。河堤旁绿柳吐烟、陌上处花枝招展，艳阳下，晴空明镜如洗，令人心旷神怡；雨落时，霏霏雨丝打湿发髻，也把大自然的雨润滋养渗透进庄稼里、田园里……世间万物的荒芜与繁盛、成长与重生，将生命的张弛与倔强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演绎。

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无边无际地畅想，然后用一纸心语写满我的快乐和忧伤。

在这样的季节，我可以头顶阳光、步履轻盈地登高远眺，也可以在一树花开的树荫下席地而坐，手捧诗书寻觅一片心灵的净土。

在这样的季节，我可以为一场欢愉的盛宴欣喜若狂奔赴前往，也可能为一场无言的结局泪流满面黯然神伤。

在这样的季节，我会将生命中所有的过往一一细数，爱恨随风而逝，苦乐不再品尝，甩甩头发一笑而过，在心底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将往事久久珍藏……

在这样的季节，我会不由自主地冒出许多新的想法，在发际旁佩戴一个别致的发卡，把刘海梳成不同的形状，别出心裁地修剪几枝花束放在窗台沐浴阳光，捧着小小的鱼缸放在桌上细细端详游鱼的模样，或者到许久不去的村庄旁，看几只孤独的水鸭在清冷的河水里嬉戏欢唱。

目光所及，心空所系。一切，都是清新的视听享受；一切，都是静好幽馨的气息流淌；一切，都是葱茏而茂盛的生命力量。

美好的四月，春天里的春天，我在这样的季节里收获温暖和感动，也把美好的夙愿和生命的憧憬装入行囊。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孕育和见证了新生命的到来，体会到母爱的宽广和伟大，感受到亲情的无私和珍贵，更感恩命运的慷慨赐予，让我们可以心甘情愿把生活的磨砺变成一腔孤勇的奋战，最终成长为千锤百炼后柔软而坚韧的自己！

天为我春，我为春绘。四月，爱你的柔、爱你的暖，爱你的灵动温暖，爱你镌刻着岁月印记的清浅时光，愿借你一季芬芳，铺垫世人似水流年的缤纷向往！

写下这个题目，是缘于看到的一段文字。大致意思是：春天是大地怀孕的季节。

是的，春天所有的不凡与妩媚，正是在大地的胎气里孕育生成的。这种生成，虽没什么道理，却让人怦然心动。生命发出的所有讯息，有些是听不见的，不可预判的，但只要用心去观察，就会感觉到，也能看得见。

冬去犹留意在，春来身入图画中。走在迷人的山水间，草木柔绿，花色娇艳，鸟鸣啾啾，溪水潺潺。这些，皆应天时，却不惊扰吵闹人。可是，你要静下心来，让春天的讯息在心头滋长、涌动，仔细感受倾听，就会发现，万物没有一种是可以暂时停止生长的。

去丹江畔步行行走，看着堤柳下一河静静流淌的绿水，想起清静诗人李白的一首对当时丹水环境景象赞叹的诗：“丹流滚滚绕西来，一带环经百雉隈。风定水澄平似镜，潮生浪激怒如摧……”时光辗转，如今的丹江两岸及景观长廊更是成了聚集人气的地方。若要学习一下“静水流深”的心境，不免会叫人产生怀疑。世上哪有静而不动的流水呢？既然是流动的流水，便无法保持静止呀！既然是流动的，便不能没有一点讯息，便不能一点也听不到流动声！

只能说，这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保持心灵的静止、安详，并不意味着生命本体与外在互动会暂时停止。

我在想，世间的表象不能决定所有的状态。你心中荡漾的想法，别人能感觉到吗？别人心中的想法你又能感觉到吗？你是否有许多的感觉不是眸子能及、耳边响起，而是来自心田上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偶尔满溢，或时时回荡于脑海中。某些时空触动起的回忆，未来的期许，理想的景致，思考的孕育。你的心灵的土地是繁杂吵闹，还是空荡冷清，毫无动静？也许你是学习安静而易于感受，然后让你的心田喧嚣热闹，春意盎然，而不是吵闹得无法接受。

在城北的金凤山上，不论你站在哪一处眺望，群山怀抱里的美丽之城尽收眼底，城中的山，城中的水，城中的林，完全一副山水园林生态宜居模样。在近处的坡台沟坎间，春天也喧嚣得高高矮矮的植被爆了青，各色的花蕾站上枝头灼灼开，让人无不赞叹大自然是多么美妙。走在林间坡道上，蓝蓝的天空下，夹有清香的风不时拂来，耳边静语，沁人心脾，蹲下身来，能感觉到黑褐色泥土中蕴藏的讯息，更能从心底体味到热闹鼎沸的声响。

一棵棵小嫩芽从泥土中钻出来，急切地呼吸着，是那样的娇，那样的敏感，却又那样混沌凿凿。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在春雨暖阳的充分滋养里，它们迸发出来的生命体能是何等的温柔庞大。还未等待泥土里的寒气充分转暖，柔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一棵，两棵，三棵，五棵，一百棵，上千棵，你争我抢，纷纷破土而出，挤挤挨挨铺满每一处土地。

低头仔细探视每一处被老林残枝腐叶掩盖着的角落，那嫩芽幼苗群起探头的呼吸声，就未曾停歇过，它们以自己的方式为生命储能，似乎要把积了一冬的绿色全部献出来。

春天里，当我们在野外踏青游赏，无意间会踩到这些探出了头的意志。即使已经极为小心，审慎避开每一可能的错误。那些美丽的生命所展现的强大力量遍布于土地的每处隙缝，使人不胜其扰。仿佛它们正在群集喧嚣地叫着：“小心点呀！不要把我们踩啦！不要把我们踩啦！”此刻，会不会有不被不小心逼近的进退两难与懊恼呢？

老实说，这种不忍之心，近年来，在我的想法里越来越清晰，使得选择春雨之后踏青游赏的日子变得有点理性。除非必要，或清明祭扫，或某些特定的游玩节日太吸引人。否则，我可满心欢喜地待在家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去公园步道遛遛，不会轻易去打搅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朋友。

在书里，曾看过一些传说故事，记忆中很典型的是揭示人性与自然共通这方面的思想。比如春天狐狸嫁女儿的传说，就警示人们春天不要进入森林打狐狸的婚礼，否则会遇到厄运。尽管只是传说，但细细想来，这故事背后的深层意义，不正是提醒人们春天不要轻易进入森林去干扰各种生命旺盛的萌发与成长！又如，在印第安人的信仰里，春天是大地怀孕的季节。为避免马的蹄踏踏地产生剧烈声响，人们卸下蹄铁，也不驾马车出门，以免影响大地的胎气……

我很庆幸自己的内心开始了这样的习性，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确实是一段不易体会的人生修行。当你听见春天幼嫩的生命发出强烈呼吸的讯息而在意它时，是不是比辛勤聆听深奥的道理更接近实际呢？

## 孕育的季节

讷言

## 商洛山

(总第2579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 榆钱，榆钱

田家声



阳春三月，新燕衔泥，桃红柳绿，丹江两岸，景色宜人。这当儿，那泛着金浪的一嘟噜一嘟噜榆钱儿给大自然平添了几分热闹气氛。

故居屋后那一棵古老的榆树，不知于风雨雨中摇曳了多少年。沧桑岁月的寒霜冷雨已将她的浑身浸得斑斑点点。

然而，她从不畏酷暑严寒，苦苦挣扎，依然顽强地拼命生长，如今愈加枯木逢春，生机勃勃了。

记得从前，每年到了荒春的节骨眼上，当金黄色的榆钱儿疙疙瘩瘩绽满枝头时，母亲那愁苦的脸上便挂上了一丝笑容，因为那榆钱儿是神来之物，可以为食果腹。每当那时，父亲都要搬了梯子领我们去拾榆钱。父亲搭了梯子，小心地爬到树杈，从树梢折下一束束满带榆钱儿的枝条，我们在树下用小手麻利地拾榆钱儿，一时三刻便使得满满一筐。拿回家经母亲揉净

叶、梗，于厨下以清水淘净，放入笼屉里，撒些许玉米面粉，搭火烧蒸。大约半个钟头就熟了，揭锅，蒸气袅袅，满屋溢香。母亲用箸将那笼中之物搅散，然后持铁铲铲至碗内，调了辣子醋水水，开吃。那种被称作榆钱焖饭的美食色泽嫩黄，嚼之沙沙的，腻腻的，清香中泛一股自然之味。吃过后，满嘴留香，余味无穷。那时候，我们家年年春上做的榆钱焖饭，除供全家饱腹外，还不忘接济缺食的四爷一家。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榆钱儿于春风中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我们及四爷

全家不知吃了几背筐榆钱麦饭，总算度过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苦难岁月。

然而，这样美好的乡野之食现今人们却看不上眼了，小字辈更不知榆钱焖饭为何物。我之思念这种食物，全然是一种怀旧心理使然，也是一种不忘本的体现，记得有位伟人不是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么？

每当春天来临，榆钱儿开始挂枝泛金的时候，我就想起昔日的困难岁月。老想着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人，一样的物，今天的我们，可真是太幸福了！

## 农耕故地里的精神图腾与新北方散文写作

——读胡宝林散文集《时光简：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生活》

柏相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血地。比如鲁迅，他的精神血地是南方的鲁镇；比如莫言，他的精神血地是东北的高密乡。而胡宝林，这位精明能干间处处洋溢着醇厚朴实的陕西汉子，他的精神血地，是关中腹地的雍峪沟。

胡宝林的雍峪沟，自然不能跟鲁迅笔下的鲁镇和莫言笔下的高密乡相提并论，因为鲁镇和高密乡，它们已然不仅仅是某个民族灵魂密码的重要载体，更是全人类共同情感和共通智识的一部分了；可当胡宝林将雍峪沟与中国古老而年轻的二十四节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雍峪沟自然就不是胡宝林一个人的雍峪沟了，关中腹地也就不只是胡宝林一个人的关中腹地了，它们猛然间就都有了诸多别的意思。

这诸多的别的意思之一，就是胡宝林再一次以散文的形式在丰富和完善着他的文学地理，就是胡宝林以散文的形式在《时光简：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烟火》这本散文集中所

继续展现的他文学王国里的雍峪沟，不仅仅是当下正在阔步行进的关中腹地寻常百姓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凡庸日常的缩影和留痕，更是当下正全面深入地步入现代生活之后中国北方农耕生民起落沉浮、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的镇魂片和安魂曲。

“等不到立春，又匆匆上路，去遥远的城市谋生活”。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立春记》第一段里一句很扎心的话，但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当下中国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现实。“风中雨中，冷中热中，酸枣树不管人们怎么待它，依然绿叶、开花、长刺，一副谁也不怕的架势，顾自生长，与坎坷相伴日月。”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立夏记》第二段中的另外一句很令人黯然伤神的话，但黯然伤神归黯然伤神，岁月还是周而复始，雍峪沟仍是雍峪沟。

“由初伏、中伏而至末伏，在三伏之中，人当吸取一年当中最旺盛的阳气，也当品思三伏人生的况味。”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立秋记》第五段的最后一句话，季节的更替是大

自然的事，人生的沉浮却关乎个人自己的权衡和取舍。“最长的黑夜，最短的白日。一年之中的这一天，太阳把夏至给雍峪沟的日光收回，又把短的给黑夜补上。它像一杆衡称公道，不欠雍峪沟分毫。”这是胡宝林这本散文集《冬至记》第一段的前三句话，其实不仅太阳是这样，时代、历史、生活、社会等等，亦皆是这样。

雍峪沟不仅是胡宝林出生的血地，是他肉身的原乡，是他人生出发的起点，更是他人文成长的驿站，是他散文创作的原点，是他一直以来灵魂图腾的底色与文学地理的锚锭。他笔下的雍峪沟，不仅仅是雍峪沟，而是北方的中国。他笔下的那些坚守在故村的老老少少，不仅仅是雍峪沟的老老少少，而是挣扎在乡村文明与市镇文明罅隙的老老少少。他笔下心花怒放或者泪流满面的寻常生活，也不是雍峪沟的寻常生活，而是当下耕植文化与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互联网文化、数字文化、科技文化等多种形态

的现代性文化，迎头相撞或者正面交锋之后的寂寥寥远或淋漓酣畅。

二十四节气，只是他观察时代、检视人生、悟省生活的一个角度；雍峪沟，只是他勘探时光、试剑智识、打点阅历的一面镜子；寻常生活，也只不过是整理自己、瞭望社会、关切变迁的一纸试剂。

胡宝林的这本散文集，以二十四节气为经，以当下中国中西部接合处的现代化之后的乡下寻常生活为纬，以全球化、多元化、对峙化、交融化为背景，以自然美、人伦美、传统美为轮轴，以关中西府汉家小院里里外外的点点滴滴为支点，既全方位地展现了传统的农耕民族面对时代质变时的价值错位、意义失衡与人文焦虑，也多维度勾勒了顺天应时的西府男女当技术风景到来时的憨厚坦然、质朴坚贞与从容不迫。

当下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格局一直在呼唤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文学表达方式，胡宝林这本新的散文集，虽然仍然继续取材于原乡

血地的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一颦一笑，但他自然清晰地系统化地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古老而智慧的二十四节气无缝交融在一起，在展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与山乡焦虑的同时，也展现了新时代的山乡自信与山乡悠然。

在小说创作领域，很多作家一直在坚持去地域化，向世界经典的叙事模式——去地域化努力靠近。可这种一味地或者说故意地过分拒绝地域化的创作思维，也许并不适合散文。胡宝林的这种有意或无意间持续强化地域特质的系列化的散文创作尝试与实践，很显然是新北方散文写作姿态的一部分有效构成，也是对当下大行其道的非虚构散文构成方式的一种值得期待的改良与丰盛，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质感与深度。

